

續高僧傳卷第三

卿三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卿三

本傳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贊傳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
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
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又大乘
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
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
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陀寺值戒
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
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又偈小乘諸論波頗識

度通敏器宇沖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
教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
等學功樹勸深達義網今見領徒本國匡化
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
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
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
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曾未
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
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
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
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
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
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

讌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宮禁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頻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臘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叅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環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已有人云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旣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躬費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本志頽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

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勑
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
宮下令給二十人舉屍坐送至于山所閣維
旣了沙門玄暮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
識同嗟法輪輶軫四年之譯三袞獻功掩抑
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旣而人
喪法崩歸憊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釋慧曠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
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
異倫即度爲沙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曠領
牒玄理曾不再思熟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
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
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
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曠嘉績夙

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顧惟披導有
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
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答冷然少長莫不緘
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
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
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
禮所在供送旣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
黎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
玄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
來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
瑞三也未狀斯煩梗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
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
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
道闕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
之高冠嶺因巖構室踈素形心會唐運動興

蒼生攸濟曠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
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
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
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豎論宗聲辯天臨貴
賤傾目曠纔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
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
繼抑亦銀鈞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
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召令赴別第曠以生
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
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
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勅
賜帛百疋衣服一具曠又著論序曰般若燈
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爲名者無
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
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

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
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間造次有無
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
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
果惑累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聳
崇山見深滄海患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
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
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僞齊
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
覩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
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
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
於闇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超伏位旣窮一實
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
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迷故作斯論

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
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真
言爲其釋論開祕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
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
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王石旣分玄
黃亦判西域染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
精詣若舍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
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化
崇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
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
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
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羣詮喪我怡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代傳
身舉煙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

勑

六

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
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
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
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
勑住興善勝光即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
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
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
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諷觜檢勘云
畢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
一而得一乖空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
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
不爲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外
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
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
心神之砥礪越溟陰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

照幽途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
偈大同賓頭盧伽爲之注解晦其部執學者
昧焉此論既興可爲龜鏡庶明達君子詳而
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勅祕書監虞世南作
序見贊之所製嘆嗟無以加焉因奏聞上仍

智三

七
以序列于卷首所在傳寫緘于經藏以貞觀

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
于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德大常博士
褚亮爲文自贊之知道倫等崇其辯機時俗
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

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詮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
淳美時爲衆述清轉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
藏經尋閱纔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
暢物情爲諸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

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真僞皆資其口實定其
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名流臺
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
請書填赴贊隨紙賦筆飛驥如風藻蔚雄態
綺華豐富故在所流詠耽玩極多懸諸屏障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
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徵遠之猶子
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
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
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
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詢質碩疑徵究幽微每
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
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
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文義

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未來儀帝城屢折重闢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碑三
八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詢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屨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

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今有覲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旣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旣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披然爾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偃仆固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總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叅沉隱未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述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

明時罽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穎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鬱爲盛作窮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躋較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穎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注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大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

奧義辯同炎輶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曰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辭峰秀上映鷺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相此玄宗鬱爲稱首歲維闌茂始創懷袖月躍仲呂爰茲絕筆縕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大小鳴劖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

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
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
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
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即令對論淨
曰今在英雄之側廁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

爲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
使慧淨詰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
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
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
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徃還遂無
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
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
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爲三十
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
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

御三

十一

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
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
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
不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
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見秦世英
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
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
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
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
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
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
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盂蘭盆上下
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
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縕素雲踊慶所
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

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讚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已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叅請填委皆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鶩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羣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蹠鍾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掞雅什顧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泛淺流頽

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岩峯珠盤仰承露刹鳳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飄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鏢又於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痾苦留滯閨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紝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銑者撰詩英華一卷十卷識者懷

鉉採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跋爲之序曰釋教之爲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弘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御三

十三

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髮年對日升歲參玄擢本森梢于雲階乎尺木長瀾森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閑川而軫慮瞻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矣冰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伸景慕寥

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

彭澤之擣微雨逮乎顏謝掞藻任沈遺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逝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寵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徵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

不敏竊有志焉既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
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
清鑒採摭詞什耘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
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
而續焉穎川庾初孫學該墳索行齊顏閔京

卷三

十四

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

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
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
文久爲陳述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
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

俾郢唱楚謡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
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
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爾國家盛集必預
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羣官攸
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

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
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令遣與抗論
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
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
假遠開近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
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
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
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
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旣不領前宗
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
卷三
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
十五
奴道忘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
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
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

醉豈直形體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嵬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旣譏說眞爲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攜四坐驚懾蔡晃等旣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

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爲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

奉恩令以慧淨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固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構沉痾暨犬馬齒隆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濫被吹噓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衆素所不閑恩遣曳此庸衰總彼殷務竊悲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旣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隆渥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覺

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爲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衆生煩惱漂沒愛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彌勒文殊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

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般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胷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怍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溢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

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
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
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謹以狀聞
用增休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
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
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旣同瓶瀉有若
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
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
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
中理窟法門玄宗祕藏非天下之至賾孰能
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羣生故普
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
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
遊朝廷之賓摶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詵詵
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檜

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誼清梵唱而逾靜若
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歲蕤神變躬
纏以今方古闈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
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眾罕值其人
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
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
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
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
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
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
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
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逡巡
靜退不肯隆重殷勤苦請方始就從但菩薩
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
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

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
義理淨以僚采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
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
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
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

第3

十九

謂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
預有殺青謂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
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
淨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炎輶理跨連環幽
難勃以縱橫掞藻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
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沖乎探赜非夫哲
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
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悞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

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
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
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
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
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
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
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
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
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
得答殊此例旣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爲
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
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
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
宗旣辭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
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

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鷁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鬱乎宗也談

御三

二十

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鳬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望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鉗然願詳金牌矣於是廊廟貴達咸仰高風人藏一本緘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亥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撒金帛樹輿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摘談昔聞承破邪疑乃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

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喩超絕璀璨眩離朱
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
辯囿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
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
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
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
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覲容乃理異之顯
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
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
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旣出無用燭火
之光時雨旣降何煩漫灌之澤故云彼此可
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
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
義莫成無繕無尅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
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

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或
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
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鳬鶴自忘其短長
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
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天

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喪
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
顛沛之一致楚旣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
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旣
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

鄉三

三十二

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
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旣聳垂天之翼
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延王何寧堪並駕帛
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
琳謝病南山樓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

